

* [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 黄希庭

主持人语: 本期刊登的四篇论文,各具特色。《亲子谈话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一文探讨了社会经验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阐述了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与儿童在心理理论发展上的差异。该文有助于我们从发展的视角(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来理解文化对人格与社会行为的制约作用。《大学生“仁”观结构研究》一文用实证方法对大学生心目中“仁”的观念做了探索性研究。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谈论最多的一个概念。对于什么是“仁”,《论语》中约有近十处记录了孔子直接回答弟子们问仁的情况。由于时间、场合、对象的不同,孔子对“仁”

的解答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对己,强调如何通过自身修养,达成仁的境界;对他人,强调如何推己及人,爱人知人,感化他人。“仁”的内涵十分丰富,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警察工作倦怠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一文考察了警察的工作倦怠及其影响因素。工作倦怠不仅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有关,而且也与个人的人格特征有关。这个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研究30年文献计量分析》一文对1978—2008年国内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研究成果做了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研究文献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对心理健康的研究深度仍相对滞后。

亲子谈话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苏彦捷,覃婷立

(北京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市 100871)

摘要: 社会经验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关系密切,而亲子谈话是儿童社会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均与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相关,而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特征也与儿童在心理理论发展上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有所呼应。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提示,具有文化特征的亲子谈话可能影响了我国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我国儿童独特的社会化环境,并进一步关注在儿童不同年龄段亲子谈话对心理理论的影响。

关键词: 心理理论;亲子谈话;儿童心理;内容;风格;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0)03-0001-06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最早是由 Premack 和 Woodruff 在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提出来的概念^[1]。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并根据心理状态对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这种能力就是“心理理论”,它是指个体对各种心理状态的理解,通常包括情绪、意图以及有悖于现实的想法等^[2],强调对行为的心理表征以

及对行为一致性的解释^[3]。心理理论在儿童的社会认知与社会行为发展、个体间理解与社会交往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比如高功能孤独症儿童,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和物理现象有关的推理,却不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4],就是由于心理理论上的特异性缺陷,让他们难以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形成认知表征,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脱离^[5]。

* 收稿日期:2010-03-13

作者简介: 苏彦捷(1964-),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发生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心理理论获得机制的再分析:自我—他人心理理解的视角”(30770728),项目负责人:苏彦捷;“分享的发展机制:从目标意图的联合注意到资源分享行为的追踪研究”(30970907),项目负责人:苏彦捷。

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了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领域特殊的、天赋的模块或神经机制成熟的结果^[6],孤独症儿童表现出的缺陷模式为这类分析提供了支持。而 Wellman 及其同事通过元分析以及比较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认为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轨迹相同,称为理论论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儿童早期和心理状态有关概念的发展^[3,7-8]。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模式,而对心理理论发展的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将会有助于加深对心理理论机制的理解。于是近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经验对心理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化过程中大量相关信息和经验的输入塑造了儿童的心理理论^[7]。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家庭的教养环境^[9]、父母的教养方式^[10]、兄弟姐妹的影响^[9,11]以及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等方面,探索了社会化过程中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相关因素,其中亲子谈话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一、亲子谈话和心理理论

研究者认为亲子谈话作为早期的言语输入,影响了儿童的心理理论获得^[2,12-15]。来自聋童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观点:聋人家庭的聋童在与其父母使用手语交流时,会接触到一些心理状态的谈论,类似于正常儿童的言语输入,而父母听力正常的学前聋童由于缺乏与父母交流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经验,因此他们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要差于父母都是聋人的聋童^[16-17]。目前,研究者正在逐步深入地探讨亲子谈话的哪些方面影响了儿童的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亲子谈话内容和亲子谈话风格两方面。

(一)谈话内容

大量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相关^[13]。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引发亲子间谈话,如观察母亲和儿童之间的自然对话^[18],记录母亲给儿童描述一系列图片或讲故事时的谈话^[2,13],甚至仅仅记录母亲关于孩子的自由描述^[12]。不同的研究方法一致表明,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越多,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就越小^[14,19]。此外,在亲子互动游戏中,也发现母亲对心理状态的有效谈论和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密切相关^[20]。

母亲对心理状态谈论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相关,可能反映了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

促进了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但也可能仅仅反映母亲更愿意和心理理论较好的儿童谈论心理状态。因此 Ruffman 等人^[13]的纵向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从因果方向上支持了前者。该研究严格地控制了可能会同亲子谈话相混淆的变量,其中包括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能力、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等。在控制这些混淆变量之后,母亲此前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仍与儿童后来的心理理论能力相关,但儿童此前的心理理论能力和母亲后来使用心理状态词语的状况无关,由此可见,是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后来的心理理论发展^[13]。

另外 Ruffman 等人一系列的研究还表明在儿童发展的不同时期,亲子谈话中关于心理状态的不同方面和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母语为英语的母亲在儿童的早期关于想法与知识的谈论是愿望的两倍之多,但儿童对愿望的谈论仍早于想法与知识;并且和儿童后来自发地关于想法与知识谈论存在较高相关的是母亲之前关于愿望的谈论,并不是之前关于想法与知识的谈论^[13]。Taumoepeau 和 Ruffman 对更小的儿童进行了研究,发现母亲在婴儿 15 个月时对愿望的谈论可以预测婴儿 24 个月时在情绪理解任务上的表现和使用心理状态语言的情况,而母亲在婴儿 24 个月时对他人想法与知识状态的谈论可以很好地预测儿童在 33 个月时使用心理状态语言的情况^[15,21]。Ruffman 等人采用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的观点对以上研究进行了解释,认为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语言担当了儿童理解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脚手架,因此亲子谈话内容也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发生变化,由早期较多地谈论愿望到后来较多谈论想法与知识,并且母亲关于愿望的谈论作为信念理解的早期输入,促进了儿童关于想法与知识的谈论。

有些研究者强调语言和心理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谈话经验会促进儿童心理概念的发展^[22],因此亲子间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可以通过促进与心理状态有关概念的发展,从而促进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Wellman 等人^[3]的元分析表明儿童早期所思考的心理概念的确发生了变化,他们最早理解的是愿望,其次是真实信念和知识状态,然后是错误信念,这与母亲在谈话内容上的变化一致^[15,21]。

(二)谈话风格

谈论不仅涉及到谈论的内容,还包括谈论的方式,后者被定义为谈话风格。在考察谈话风格时,一部分研究者采用经典的心理理论任务来考察儿童的心理理论,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则采用情绪理解任务。前者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考察依恋类型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如 Meins 等人的纵向研究^[12]表明并不是关于心理状态的任何谈论都会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相反母亲对儿童心理状态评价的恰当性至关重要,只有恰当的心理评价才能预测儿童之后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并且在控制了评价的恰当性之后,依恋类型与儿童的心理理论之间就不再显著相关了。

另一项研究同时考察了依恋类型、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提及和详述的谈话风格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发现这三个因素中只有详述的谈话风格才对4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存在显著影响,仅仅是提及心理状态并不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23]。详述的谈话风格通常是指对儿童进行开放式的提问,对他们提供的信息进行扩充,并激发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在谈话中经常转移话题以及对他们提供的信息不予理睬。另外,该研究并没有发现依恋类型和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相关,这与 Carpendale 和 Lewis^[24]所提到的部分研究支持安全依恋类型和儿童心理理论存在相关关系的结论不一致。但根据 Reese^[25]的研究,如果母亲和儿童之间的依恋类型为安全型,那么母亲在亲子谈话中更倾向于使用详述的谈话风格。如此看来,相对于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详述的谈话风格在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并且谈话风格可能调节了依恋类型与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从早期关于亲子谈话和儿童情绪理解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母亲使用因果性的、详述的谈论风格会影响儿童的情绪理解。一些研究者认为母亲对情绪的解释和儿童的情绪理解存在相关^[26],2岁时家庭成员对情绪的原因谈论得越多,在4岁时儿童就能更好地理解信念和错误信念^[27]。一项纵向研究更是表明只有关于因果关系的谈话持续地影响了儿童的情绪理解^[28]。Ontai 和 Thompson^[29]也指出母亲指向情绪的谈话和儿童的情绪理解不相关,详述的谈话风格以及对因果关系的谈论才与之相关。概括起来,关于谈话风格的研究共同表明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恰当的、详述的以及因果式的谈话风格会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三)谈话内容和谈话风格的共同作用

关于谈话内容的研究指出在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母亲关于某一心理状态谈论的量与儿童的心理理论有关;而关于谈论风格的研究则认为,母亲的简单谈论并不能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恰当、详述和因果式的谈论心理状态才会影响儿童的心理理论。对于儿童来说这两个因素并不是独立的,但同时考察这两个因素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Slaughter 等人^[2]最近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对于正常发展的个体而言,3—4岁的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和母亲关于认知的详细谈论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方面的心理状态(如“想”)进行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描述越多,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就越好。而在孤独症群体中,只有母亲关于情绪的详细描述才与他们心理理论成绩正相关^[2]。这启示我们在考察亲子谈话时应该同时考察谈话内容和谈话风格,并且在儿童发展的某一时期关于特定心理状态的详细描述会影响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

二、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涉及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于西方文化背景。无论是日常生活经验还是实证研究均表明,中西方在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上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30-31]。Markus 和 Kitayama^[32]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与文化相关的自我概念:认为自我可以独立于他人,如西方文化下的自我系统;也可以相互依赖,如以我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如此一来,中西文化下的自我建构就存在差异^[33],并且会影响亲子谈话^[30]。

(一)亲子谈话内容上的文化差异

亲子谈话内容上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下亲子间谈论得更多的是自我与心理状态,父母在教养时强调儿童的自主性、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而在我国亲子间谈论较多的是他人与行为,父母很少从个体特质以及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待儿童的行为。这是因为互依型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行为可以使人们之间产生联系^[30]。

最近的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至少在婴儿三个月时,文化就会显著地影响亲子谈话的内容^[30]。该研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中产阶级婴儿的社会化环境,记录母亲和婴儿间长为10分钟的自由游戏。结果显示欧美裔和中国的母亲在与婴儿的行为互

动上没有差异,而与婴儿的交谈则表现出不同,其中我国的母亲较少强调独立性。随后采用描述图片的方法考察了母亲对待养育的看法,发现欧美裔的母亲更倾向于谈论婴儿的心理状态、特质,也更倾向于从自我的角度进行谈论,而中国文化下的母亲则更倾向谈论他人和社会规则。

(二) 亲子谈话风格上的文化差异

Keller 比较了互依型文化和独立型文化下的养育行为,发现这两种文化在亲子谈话风格上也存在差异。总地来说,独立型文化下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详述和解释性的谈话风格。关于儿童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发现,独立型的母亲与儿童在谈论过去事件时,会给儿童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延伸性和描述性信息。而互依型的母亲与儿童的谈话更为简洁,她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即使谈论时也很少涉及细节^[34-35]。另一项跨文化研究也显示,当儿童体验到某种情绪时,美国母亲通常会解释情绪发生的原因,而中国母亲则更多地评价儿童行为的对错,很少谈及情绪本身。换言之,相对于中国母亲而言,美国母亲与儿童谈论情绪时更倾向于使用详细的谈论风格^[36]。综上所述,在亲子谈话内容和风格上,我们很多时候都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我国儿童的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进程。

三、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独特性

Wellman 等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相同,但在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上和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上存在差异^[3],既存在文化的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的特异性。

首先,我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不同于西方儿童。Wellman 等人对北美和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元分析发现,加拿大儿童在 38 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早于我国大陆和美国儿童,而我国香港地区的儿童一直到 64 个月时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随机水平^[8],而文化可能是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

其次,元分析还发现我国儿童在心理理论获得的顺序上也与西方儿童有所不同。具体地表现为西方儿童较早地理解不同信念,而我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研究者也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差异,因为在西方文化下父母与儿童交谈时更强调“想”,这和信念有关;而在我国文化下,素来强调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和“知道”有关^[7]。类似地,也有研究者间接地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 4 岁儿童在不同类型假装问题上的表现。当假装问题涉及到客观情况时,中国儿童的通过率低于欧洲儿童,而涉及到想法与叙述时,该模式就发生了逆转^[37]。

最近一项关于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自传体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发现,我国儿童在回忆时涉及到他人的内容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就表现得越好,并且在排除了年龄和语言之后,谈及他人的数目还与儿童的错误信念成绩呈正相关^[38]。而来自西方的类似研究则表明儿童在回忆中涉及到的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成绩就越好。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文化渗透的结果,在我国文化下他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儿童的自我构建和社会认知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儿童在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上的确表现出一些特异性^[7-8,38],在亲子谈话上我国文化也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征^[30-31,34],而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又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亲子谈话的文化特征可能是解释我国儿童心理理论特异性的原因之一。

四、总结和展望

在探索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个体差异以及导致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时,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可能会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日常生活变量,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儿童的言语能力和谈话环境^[39]。本文试图从社会化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不同文化下亲子谈话对心理理论影响的普遍性和独特性,尤其对文化间和文化内个体差异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儿童在社会化中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过程。希望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关注我国亲子谈话的内容与风格对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作用,从实证的角度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在有关心理理论的任务上还主要集中在错误信念理解的层次,进一步的工作可以扩展研究主题,从愿望、信念和情绪理解等多个方面来了解亲子谈话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需要研究者积极地发展出适用于我国文化下的测量工具,方便于对更小年龄段的婴幼儿以及学龄后至至成年个体进行研究,因为在婴儿语言获得之前以及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同阶

段, 亲子谈话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另外, 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可以为亲子谈话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因果上的解释, 这也是未来值得考虑的研究方向。

在探讨亲子谈话对心理理论的影响时还应该考虑到国内的现状, 如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独生子女缺乏与兄弟姐妹交往的经验。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往往是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往, 父母则主要是以教导的方式与儿童进行对话, 并且有研究表明父母在游戏中对儿童的指导与其在心理理论上的表现存在正相关^[40]。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考虑有无兄弟姐妹和父母的交流方式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41]。此外, 我国隔代抚养的现象非常普遍, 儿童早期的主要谈论对象可能并不是母亲, 因此在与国外的研究进行比较时还需慎重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主要谈论对象还会发生变化, 尤其在入园后, 教师对儿童的影响日益重要, 儿童本身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同伴进行交流, 因此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 但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心理理论的发展, 也能为儿童的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王茜, 苏彦捷, 刘立慧. 心理理论——一个广阔而充满挑战的研究领域[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36: 732-738.

[2] Slaughter V, Peterson C, Mackintosh E. Mind What Mother Says: Narrative Input and Theory of Mind in Typical Children and Those on the Autism Spectrum[J]. Child Development, 2007, 78: 839-858.

[3] Wellman H M, Cross D, Waston J. Meta-Analysis of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the Truth about False Belief[J].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 655-684.

[4] Baron-Cohen S, Leslie A, Frith U. Does the Autistic Child have a 'Theory of Mind'? [J]. Cognition, 1985, 21: 37-46.

[5] Hale C, Tager-Flusberg H.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of Mind and Discourse Development[J]. Autism, 2005, 9: 157-178.

[6] Leslie A, Friedman O, German T. Core Mechanisms in 'Theory of Mind'[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 8: 528-533.

[7] Wellman H M, Fang F, Liu D, Zhu L, Liu G. Scaling of Theory-of-Mind Understandings in Chinese Children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7: 1075-1081.

[8] Liu D, Wellman H, Tardif T, Sabbagh M.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8, 44: 523-531.

[9] Pears K C, Moses L J. Demographics, Parenting, and Theory of Mind in Preschool Children[J]. Social Development, 2003, 12: 1-20.

[10] Hughes C, Ensor R. Behavioral Problems in 2-Year-Olds: Link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ory of Mi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Harsh Parenting[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6, 47: 488-497.

[11] Lewis C, Freeman N H, Kyriakidou C, Maridaki-Kassotaki K, Berridge D M. Social Influences on False Belief Access: Specific Sibling Influences or General Apprenticeship? [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 2930-2947.

[12] Meins E, Fernyhough C, Wainwright R, Gupta M D, Fradley E, Tuckey M. Maternal Mind-Mindedness and Attachment Security as Predictors of Theory of Mind Understanding[J].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 1715-1726.

[13] Ruffman T, Slade L, Crowe 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 and Mothers' Mental State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Understanding[J].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 734-751.

[14] Peterson C, Slaughter V. Opening Windows Into the Mind: Mothers' Preferences for Mental State Explanations and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J].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03, 18: 399-429.

[15] Taumoepeau M, Ruffman T. Stepping Stones to Other's Minds: Maternal Talk Relates to Child Mental State Language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at 15, 24, and 33 months[J]. Child Development, 2008, 79: 284-302.

[16] Peterson C C, Siegal M. Deafness, Conversation and Theory of Mind[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5, 36: 459-474.

[17] Schick B, de Villiers P. Language and Theory of Mind: a Study of Deaf Children[J]. Child Development, 2007, 78: 376-396.

[18] Brown J, Donelan-McCall N, Dunn J. Why Talk about Mental St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Siblings, and Mothers[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 836-849.

[19] Ruffman T, Perner J, Parkin L. How Parenting Style Affects False Belief Understanding[J]. Social Development, 1999, 8: 395-411.

[20] 桑标, 李海燕. 親子間心理狀態術語、非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兒童心理理論的關係[J]. 心理科學, 2006, 29: 553-557.

[21] Taumoepeau M, Ruffman T. Mother and Infant Talk about Mental States Relates to Desire Language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J]. Child Development, 2006, 77: 465-481.

[22] Astington J W, Jenkins J 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9, 35: 1311-1320.

[23] Ontai L L, Thompson R A. Attachment, Parent-Child Discourse and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J]. Social Development, 2008, 17: 47-60.

- [24] Carpendale J I, Lewis C. Construc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Understanding Within Social Interaction[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4, 27, 79-151.
- [25] Reese, E. 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 State of the Art[J]. Social Development, 2002, 11, 124-142.
- [26] Denham S A, Zoller D, & Couchoud E A. Socialization of Preschooler's Emotion Understanding[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 928-936.
- [27] Dunn J, Brown J, Slomkowski C, Tesla C, Youngblade L.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Feelings and Belief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Antecedents [J]. Child Development, 1991, 62, 1352-1366.
- [28] Brown J R, Dunn J. Continuities in Emotion Understanding from Three to Six Years [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 789-802.
- [29] Ontai L L, Thompson R A.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Maternal Discourse Effects on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from 3 to 5 years of age[J]. Social Development, 2002, 11: 433-450.
- [30] Keller H, Abels M, Borke J, Lamm B, Lo W S, Su Y J, Wang Y F. Socialization Environments of Chinese and Euro-American Middle-Class Babies: Parenting Behaviors, Verbal Discourses and Ethnotheor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7, 31: 210-217.
- [31] Wang, Q.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elf-Construc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Self-Descri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Childre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 3-15.
- [32] Markus H J,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 224-253.
- [33] Keller H. Socialization for Competence: Cultural Models of Infancy[J]. Human Development, 2003, 46, 288-311.
- [34] Keller H. Cultures of Infancy[M]. London: 2007, LEA: 247.
- [35] Fivush R, Fromhuff F. Style and Structure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J]. Discourse Processes, 1988, 11, 337-355.
- [36] Wang Q. "Did you have fun?"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Shared Conversations about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s[J].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01, 16: 693-715.
- [37] 何琳琳, 李红, 潘春妮. 3~8岁儿童假装理解和绘画理解能力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33(1):143-147.
- [37] Lu H, Su Y, Wang Q. Talking about Others Facilitates Theory of Mind in Chinese Preschooler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8, 44: 1726-1736.
- [38] Paul H, Tomasello M. Preschoolers' Grasps of Desire for Knowledge in False-Belief prediction: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Verbal Re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9: 139-157.
- [39] 李燕燕, 桑标. 亲子互动中游戏参与方式、情感交流和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1):7-12.
- [40] 张长英, 桑标, 马伟娜. 对话环境与心理理论发展[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4):125-128.

责任编辑 曹莉

Parent-Child Talk, TOM Acquis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SU Yan-jie, QIN Ting-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social experience associates a lot with TOM acquis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we intend to overview the links between parent-child social talk and children's TOM acquis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Previous evidences suggest that both content and style of parent-child talk are correlated to children's performance of TOM. Furthermore, 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lso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n parent-child talk as well as children's TOM. It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e specific parent-child talk may be predominant to Chinese children's TOM. Future studies may take the unique socialization process upon environmental caus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influence on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Key words: theory of mind; parent-child talk; children's psychology; content; style; culture